

乱世红颜

中

LUAN SHI HONG YAN

林家成 著

LIN JIA CHENG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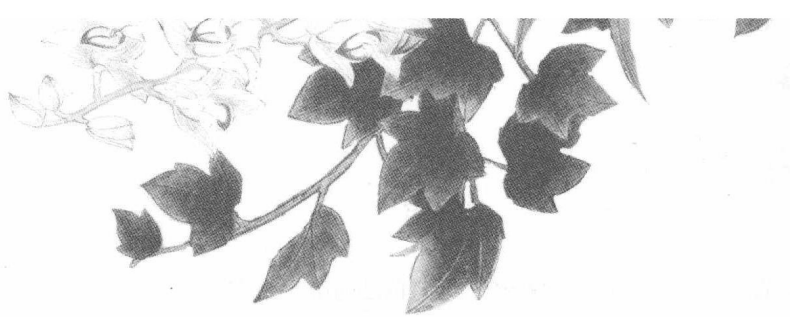
这是个崇尚风流的时代，美男成群；
这是个危机重重的时代，激流暗涌，危机四伏。

金城出版社
GOLD WALL PRESS

亂世紅顏

林家成 著

金城出版社
GOLD WALL PRESS



悲 喜 难 料

第二十一章

不管他齿不齿寒，此刻的何盈，一手捂着胸口，脚下不停地飞奔。


在山上之时，她无事就满山满岭地寻找着调味品，多余的，自然放进了戒指中。也是她命不该绝，刚才随意抓了一把，居然是一种类似于辣椒的粉末。

一边飞奔，何盈一边侧耳倾听着。她一直跑到太阳西沉，才找了一个看起来干净的山洞猫了进去。进去之后，何盈第一件事，就是从戒指中取出伤药，把伤口紧紧地包扎起来。包好之后，她就一阵头昏眼花。转头打量了一下山洞，见里面并没有什么猛兽毒蛇的，何盈放松地坐了下来。

刚坐下，一阵无力感就向她袭来。何盈费力地睁开眼，她知道，自己是失血过多了，此刻万万不能就此睡下。现在境况不明，又身负重伤，一倒下，只怕随便来个什么蛇啊虎的咬上一口，她就不会醒过来了。

何盈盘膝而坐，运起卧月功法来。

气沉丹田，何盈的心神，嗖的一下就沉到了自己的丹田中。她看到丹田外，旋转的那团气雾，似乎比上次又浓了一点。刚看了一眼，她就想道：我且运转几个周天试试。这么一想，她的心神马上回转到了现实当中。冥思着，何



盈推动着那股内息，让它顺着经络流向自己的第一个穴道。

那气息经过何盈的胸口时，忽然一堵，令她差点又吐出一口鲜血来。何盈猛然一晃，连忙稳住身形，重新动转起内息来。再一次经过胸口时，那气息照样一堵。不过此刻的何盈早有准备，她把内息小股小股发动，让它们慢慢地流经伤口处。这样一做，果然有效，很快的，内息先后经过伤口，向别的经络流去。

在何盈没有看到的皮肤表面，她的伤口正在快速愈合着。等何盈再次睁开眼睛时，外面天色大亮。何盈站起身来，向天空看一看，才发现又到了中午时分。伸了一个懒腰，何盈的动作因为胸口的疼痛而终止。

这么一来，何盈马上惊喜地叫道：“啊，我的伤口好了这许多了？”

昨天插了一个窟窿，今日就只是大幅动作时有点疼痛。何盈一时之间，还有点不相信。她急急地扯开衣服，观察起来。这一看，才发现昨日几寸长，一寸深的伤口，现在愈合得只有半寸深浅了。

欢喜之下，何盈又给自己的伤口加了点伤药上去。她心想：我这伤口居然恢复如此之快，按照这个速度，还有三四天的，我就已经大好了。难道，那个卧月功法真有如此神奇不成？

她又从戒指里拿出一套衣服换了，再把身上的这套血迹斑斑的衣服，挖了一个坑埋下。

埋下之后，何盈又转到昨天那一战之上：那些宗师级的高手也实在太可怕了一点。他出手，我根本连看也看不清，更不用说是应对了。

叹了一口气，何盈又想道：直到现在，我才知道自己与他们之间的差别。对了，昨天那个叫什么悦第的人说，他们可以锁定我的气息？

想到这里，她咬了咬牙，从戒指中取出一副女装来。换上女装，给自己草草化了一个妆。当然，这个妆是尽量化得平凡一点，丑一点。化好之后，何盈取出自行研磨成的香料洒在身上。

“身着女装虽然极为不便，但是料来他们应该再也无法锁定了吧？”喃喃自语了几句，何盈提步向山外走去。

百来里的路程，何盈走了大半天，傍晚时才进了一座城池。她直接到了银号，把手中的一锭金子，换成了二十两散碎银子。问了一下，才知道下一个城市，离这里少说也有千来里路。何盈想道：现在入了文国境内，这么人来人往

的，那些靠气息锁定自己的宗师们，暂时应该是没有办法找到自己的。不如趁这几天好好休养一番，等养好了伤再走不迟。

在酒楼住下，养了三天伤后，何盈的伤口除了还有一道浅肉色的伤痕外，已经完好如初。

第四天，她照样来到街道上，一边逛街，一边听着众人的闲话。现在大家谈论的重点，还是夏周一战。战事已经结束有两三个月，却刚刚传到这里。

何盈听得有趣，便在旁边找了一个小凳，叫店家上了一点果品酒菜，听起来。

“那贤者大人，当真是仙人下凡么？”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年开口问道，他长得一张尖尖的瓜子脸，五官十分清秀。

对上他兴奋的脸，正谈笑风生的胡子大汉说：“当然是真的。你们不知道，这次周国大败夏国，用的可是天火。那天火一起啊，连河水都燃起来了，那时正是夏天，那些绿油油的树啊草啊，全部都燃成了汪洋大海。你想想，这种法力，不是仙人所为还是什么？”

众人听了眼冒精光。这时，那少年不无向往地说：“那现在的周国人是不是兴奋得紧？他们国内一定热闹得紧，说不定周王还让宫女们上街跳舞。”

听他说得天真，众人都哈哈大笑起来。正在这时，一个青年叹了一口气，大声说：“兴奋，前阵子是兴奋啊。可惜啊，现在周国又动乱起来了。”


这声音一出，众人不由一愣，同时看向那青年人。那少年开心地说：“真的？为了什么事？不是有莫叶仙人在吗？”

青年喝了一口酒，说：“当然是真的，我一周前才从周国过来。听说啊，那莫叶仙人，莫名其妙地消失了。他一消失，周国的三公子，就是那个在夏周之战前，出使到夏国的三公子，居然回来了。他一回来，就趁周王不注意包围了周宫。我回来的那天，周城可热闹着呢，血流成河。要不是因为这事，我也不会在这个时节，匆匆地回国。”

何盈一听，不由心下一凛：三公子？对了，是三皇子，他不是在自己的妙计下，出使到夏国吗？原来他不但没有因此受到惩罚，反而又回到了周城。听这人的语气，他现在是反叛了周王。那么周演呢？他是不是有危险？

她寻思之际，胡子大汉关切地问：“那现在的周王是不是换人了？”

青年摇了摇头，说：“我不知道。不过想来不会那么简单。现在的大将军



黎清和周远，都与周三公子不和。要是知道周三公子包围了周宫，他们一定会赶回来救驾的。”

这青年刚一说完，马上一个清澈的声音传出：“不然。”众人顺声看去，只见角落里坐着一个二十来岁的青年。这青年长相俊秀得近乎漂亮。他转过明亮的双眼看向大家，摇头道：“现在周国与夏国关系这么紧张，夏国随时会进攻。黎清和周远这两个大将军都很爱国，他们一定会紧守边关，不会轻易带兵回到周城。”

听他这么一说，何盈也忍不住开了口：“这位公子，你是说，现在的周王，很可能是周三公子了？”

那青年看了她一眼，便转过视线：“不错。周城兵力空虚，此次夏周之战，周王把国内的全部精锐都送到边关去了，连他身边的近卫军也不例外，这应该就是周三公子轻易地攻进周宫的主要原因。没有兵，周三公子又经营多年，在朝中甚有威望。他这次包围周宫，只怕是应者如云了。”

听到这里，何盈不由皱起了眉头。对了，周远和周演的关系向来很铁。他现在有军马在手，料来三皇子忌惮他，不会轻易对周演下手。这样想了一下，何盈的心又安定下来。

莫叶仙人莫名其妙地离开周国，也不知意味着什么。一众人在那里猜测不休。何盈听了一会儿，便转身离开，准备向下一个城市出发。

一直以来，何盈所走的路线，都是各国边界。

现在正是秋深时节，落叶缤纷，有一种肃杀之气。自觉安全了的何盈，换回一副少年装扮。大约十八九岁，英俊严肃，腰带长剑。这样的长相打扮，在一路上所遇到的人中，并不罕见。

策马悠然而行，何盈这样在路上走了三天了。官道漫长，望不到边际。官道上黄尘满天，时不时有骑士从旁边经过。

这一天，天空阴沉着，秋风吹过，树叶纷纷落下。何盈一边东张西望，一边拿过一片树叶，吹奏起来。

她吹了一会儿，后面马蹄阵阵。何盈回头一看，只见一个百来人的车队迤迤而来。走在前面的骑士高大威武，所骑的马匹也尽是良驹，让人一看，就知道是权贵出游。

何盈把马让在一旁，照常吹奏起来。她在这边悠然而行，车队慢慢地从旁

边经过。看到何盈，一个个都侧目而视。

这时，一个少女的声音响起：“二哥，这人真有趣，你看他吹起叶子来还挺动听的。”这声音一传来，本不想出风头的何盈，便把马又赶到边上一点，吹奏的动作也是一停。

车队中一骑向何盈走来，何盈偏过头，正对上那人微笑的双眼。一看到这张俊朗可亲的笑容，何盈便暗地里嘀咕着：真是天涯何处不相逢啊。原来此人正是曾经出使过周国的郑国使者成令。他身后，一左一右伴在马车旁边的，却是那次与他一并前来的木南和郑可。

成令来到何盈身前，深深一揖，说：“这位兄台请了。”

何盈回以一礼，说：“兄台有礼了。”

成令直起身子，微笑道：“兄台可愿与在下一起前行？”

他笑得极为和善，何盈对于这个成令的第一印象，相当的不错。此次重逢，对上这张温润的笑脸，也生不起反感之心，当下笑道：“当然可以，兄台请。”

成令呵呵一笑，和何盈策马回到队伍中。何盈言笑晏晏，眼睛顾盼间，已经打量了这一队人马的实力。她心想：这里的人虽然只有百来个，看起来却个个都是二流以上的剑客，实力颇是不弱，和他们在一起，我又安全了几分。

看到成令把何盈请过来了，马车中的女子掀开车帘，露出一张玉白秀气的脸来。这张脸小巧秀美，笑意盈盈。她看了何盈一眼，脸略红了红，轻声说：“这位公子，你刚才用叶子吹奏出曲子来，当真好听。”

她说到这里，转眼向成令笑道：“二哥，你还没有问过人家公子的名姓呢。”

成令听言，不由呵呵大笑。他冲何盈抱拳道：“不是妹子提醒，我倒忘记了。呵呵，我与兄台一见如故，却连名姓也忘记询问，实在是大大的不该。在下成令，郑国人氏。不知公子？”

何盈也笑着回礼：“在下莫林，周国人氏。”

何盈刚刚说完，那少女已讶声问：“你是周国人啊？也姓莫？听说现在的周国可热闹着呢，你是刚从周国来吗？”

她一连串地问着，成令在旁边连叫了两声“妹子，休得莽撞。”也没有止住她的声音。何盈转头看向这一脸天真的少女，心想：这成令是郑王弟弟的儿



子，成令虽然叫这少女妹子，表情中却颇见尊重，看这情形，马车中的这个少女，应该是郑王的女儿，成国的公主了。

想到这一点，她心神一动。微施一礼，何盈笑道：“在下是周国人，也姓莫。不过在下离周有好一段日子了，曾听别人说起，说是夏周之战中，周国大捷。不知小姐所指的热闹是不是这件事？”

她心里想着：这些王孙公主是各国消息最灵通的人氏，从他们的口中，说不定可以知道周国的详情。

那少女娇脆脆地说：“周国大捷，这事已经过去了两三个月了，人家早就听都听烦了，才不是说的这个呢。”

何盈转眼看向她，问：“那又有什么热闹？”此刻的她，已经是一脸的关切。

那少女看了一旁瞪目而视的成令一眼，做了一个鬼脸，嬉笑道：“我们还是边走边说吧。”她这么一开口，车队重新启动。

何盈策马靠近马车，双眼紧紧地盯着少女，一脸的迫不及待。那少女悄悄吐了吐舌头，说：“我也知道不是很多啦。只是听说，现在的周王，可换了人了。那个老周王啊，死了半个月，尸体都没有人收敛，臭得不得了。最后还是他的四儿子，跪在新王面前苦苦要求，这才发的殡。”

何盈心一紧，问：“周王的四儿子？那他现在怎么样了？是不是激怒了周王，被处罚了？”

少女摇了摇头，说：“这个，详情我也不知道了。不过我听二哥说过，”说到这里，她悄悄看了一眼成令，一脸的不好意思，“二哥说，周王的四儿子没有野心，却为人宽仁和善，口碑很好。新周王在局面没有安稳之前是不敢动他的啦。”

听到这里，何盈悬着的心，终于放了下来。

在路上同行数日后，成令指着前方隐隐出现的大城说：“前方就是文国的津城了，莫林兄弟是要到那里去吧？”

何盈其实也是毫无目的地乱走，当下她点了点头，说：“不错，我正要进城。”

成令微微一笑：“我们进城后，便要前往文国的都城，莫林兄弟意下如何？”

前往文国的都城？何盈马上转头看了一眼那少女，心想：原来，她是前去成亲的。这个时代的公主，十有八九是这样嫁给别国的王孙公子，也不一定嫁得不好。何盈看着一脸天真的郑二公主，心想：但愿上天保佑，能让她嫁得一个好丈夫。

刚这样想完，她心神一动，想起了一个故人，当下看向成令，问：“成公子，记得不久前，你曾经与其他几国的公子一起向周国公主提亲，不知结果如何？”

成令微微一笑，还没有回答，郑二公主在旁边嘻嘻一笑，说：“啊，你的消息当真不灵通呢。周的八公主，就嫁给了我的二哥呢。”

八公主嫁给了成令？何盈大喜，她快乐地注视着成令，拱手祝道：“成兄恭喜了。八公主在我周国，向有贤名，成兄当真好福气。不知七公主所嫁何人？”

成令笑道：“七公主啊，就嫁到文国来了啊。”

何盈一愣，问：“是文南？”

成令愕然看了她一眼，笑道：“莫兄认得文南？不错，正是嫁给了他。当时三国求亲，我们两国都成就了好事，这两桩婚姻，大家都还觉得满意呢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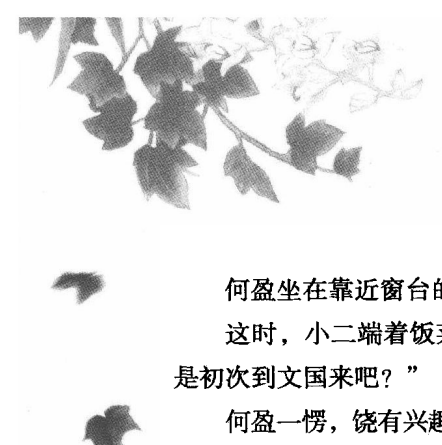
国家之间的联姻，从来就是各种权利平衡考虑的产物。三国之中，以文国和成国最强。八公主因为最得周王喜欢，她便有了在三国使者中，自由选择夫婿的权力。眼前的这个成令，给人的感觉忠实可靠，也难怪八公主会选择他了。至于七公主嫁给文南，那也是无可奈何之事。文国实力在三国中最为强大，两位公主必须有一人嫁到文国去。八公主已经选择了，剩下的七公主，自是非嫁不可。

找了一个借口，与郑二公主一行人分别后，何盈选了一家酒楼住了进去。她准备在这里多住两天，等过了一段时间，夏王的刺客收兵回府了，她再折回周国。

文国的津城，处于三国交界处，其地理位置相当于周国的北城门。

文国在六国中，特别的开放自由，这是一个浪漫的国度。表现在建筑上，便以木质建筑为主，而且其屋顶上，喜欢做成各种图腾。

文国的百姓，在行为举止上，也随意大方得多。街道之上，男女老少都穿着自己最漂亮的衣服闲荡着。



何盈坐在靠近窗台的位置上，点了一桌酒菜，看着外面人来人往。

这时，小二端着饭菜过来了。他看了一眼何盈，卷着舌头问：“客官，你是初次到文国来吧？”

何盈一愣，饶有兴趣地转头看向他，笑道：“你怎么知道我不是文国人？”

小二笑道：“当然看得出来。客官一来，就伸长脑袋看外面的人，还看得这般有趣。而且，客官的腰间还配着长剑呢。”

他伸手指着外面出现的一个配剑的汉子，说：“我们文国人，都喜欢风雅，不爱配剑，一般配剑的，大多是别国来的剑客。”

何盈点了点头，笑道：“这样说来，贵国岂不是很少出现打架斗殴之事？”

小二摇头道：“也常见的，不过我没有去过别国，不知比起别国如何。”

正当这时，一队腰带长剑的汉子走了进来。小二忙放下碗筷，大步向那队客人走去。何盈只看了一眼，便转过头。

就在她转头的这一瞬间，一股危险的气息向她袭来。何盈一凛，马上转头看去。自己背后布着五六张桌子，每张桌子上都坐满了人。其中左侧窗边的是两个十七八岁的富家少年，另外靠近角落处，坐着一个白发老人。

看到老人，何盈不由专注地看向他：夏王派出来的刺客，个个是宗师级的高手。而这些高手，自然年纪也不小了。在何盈心中，只要不是那些宗师级的刺客，她就无所畏惧了。

这个老人衣衫破旧，脚上穿着一双草鞋，他的面容也颇见穷苦之色。看到何盈注视自己，他略一抬头，那双眼睛也颇见浑浊，应该不是什么刺客。转眼她又感到奇怪：这酒楼还比较高档，这个老人打扮如此寒酸，居然也到这里用餐？

想到这里，她身上一寒。几乎是马上，就想到了那老人最有可能的身份：墨者。墨家之徒不重享受，这个老人很有可能就是墨家。而墨家中，武者之名传播天下，几乎无人不知其强其勇。

这么一想，何盈身上的冷汗涔涔而下。她闭上眼睛，用力地深呼吸着，一边深呼吸，她一边安慰自己：别怕，别怕，你的猜测，完全可能是错误的。

正这么想着时，那个老人手中端起一碗酒，大步向何盈这边走来。看到他走近，何盈身上的肌肉绷得死紧。她低着头，看也不看他一眼，心里默默地祈祷着：不是到我这里，不是到我这里。

脚步声，那老人衣摆一转，当真在她的桌前停了下来。看着低头不语的

何盈，老人举起手中的酒杯，朗声说：“小哥，请了。”

说罢，他拉开椅子，在何盈的对面坐了下来。何盈知道避无可避，便抬起头来。她看着老人，一脸的惊讶：“这位长者十分眼生，不知到在下这里来，有何见教？”

老人看了一眼何盈桌上的肉食，摇头道：“浪费。”

说完之后，他抬眼看向何盈，说：“小哥何必明知故问。刚才小哥盯着在下看了半天，不就是对在下生疑了吗？”

说到这里，他淡淡笑道：“贤者莫叶神通广大，而且行事为人不择手段，不讲规矩。”他说到最后八个字时，脸上的笑容带着嘲讽和不屑。何盈一听就明白，自己前面两次脱逃之事，他一定了解得非常清楚了。

“在下既然露了行迹，让贤者看出了身份，自然得马上现身，与贤者一较高低。”他缓缓吐出的声音，让何盈最后一线希望也没了。

肯定了他来刺杀自己的后，何盈叹了一口气，也就不做逃跑的打算。她给自己和那老人都倒了一杯酒，高声叫道：“小二，上几样素菜，加一副碗筷。”

叫完之后，她自在地吃了几口菜，施施然地说：“你们身为宗师，却成群结队地来刺杀在下。在下功夫剑法都不如你们，不使用诡术，难道还伸出脑袋任你们砍不成？”


她伸手摸了摸自己的颈项，说：“这大好头颅，我还不想这么早就让它搬家呢。”

“不错。”老人看着何盈，脸露赞许之色，“直言其诡，真小人也。”

听到他真小人的评语，何盈苦笑了一下。她抬起头，认真地看向老人，问：“老人家，在下自认一路的行踪随机而定，连自己也不知自己去向何方。前辈，你们是如何追踪到我？就算是锁定气息，可这么人海茫茫的，要锁定其中一人的气息，那可是大不易啊。”

老人看着她，脸上现出淡淡的微笑。他说：“功夫到了我们这种境地，要追踪某一个人，除非他逃到海中去，否则怕是这世间，再无寸地可安身。”

何盈听到这里，清楚地打了一个寒战。老人手指一弹，一只小小的麻雀一样的鸟儿落到了他肩膀上。他说：“至于我，我跟踪你的，就是我用我这个伙伴。小子，你很不错，看你的眼神气息，已隐隐得知了玄境的端倪，想来不用十年，你也会成为一代宗师。”



见何盈面露喜色，张口欲言，他淡淡地接道：“不过，在下是夏国人，万万不能因为这么一个原因，就放掉你这个大敌。”

说到这里，他从背后抽出长剑。随着他拔剑的动作，酒楼之中，忽然变得鸦雀无声。所有人都呆呆地看着两人。每个人都知道，剑客拔剑，只有一个理由，那就是决斗。

这老人的气息极其强大。随着他一拔剑，何盈马上就可以肯定，他便是那个潜入自己帐中行刺杀之事的人。

叹了一口气，何盈伸手摇了摇，说：“不必那么急。前辈，你要杀我，总得报一下名号吧？这样在下就算去了地府，也不至于做一个糊涂鬼。”

见老人还是不紧不慢地拔着剑，双眼似闭非闭，根本就不受她言词的影，何盈又说：“在下的真名字叫莫林，前辈呢？”

“周国子张。”

这个名字一报出来，马上周围就传来一阵轻咦声。何盈转目一看，发现发出这种声音的，大多是一些气宇不凡的青中年人。

摇了摇头，何盈说：“子张前辈，看来你在六国中，可是一个大大有名的人物啊。”

她说到这里，一个络腮胡子的汉子马上叫道：“子张前辈乃是一介大宗师，是天地间排在前三的绝世高手，小子，你也太没有见识了。”

“啊？”何盈猛然站起，气愤地指着子张，“喂，这也太过分了吧？你是天下排名前三的绝世高手，却来杀我这个无名小辈，也欺人太甚了吧？”

子张冷眼看着她，任她在那里大叫大嚷，直到她叫完，他才冷冷说：“贤者莫叶。用天火一把毁了几十万夏军，在完全的劣势之下，让周军以少胜多的不世人物，居然只是无名小辈？”

哄——

在何盈的诧异中，酒楼的众人都给惊呆了。一个个转眼看着何盈，脸露激动之色：眼前的人，就是莫叶，那个神秘的，据说是神仙下凡的莫叶？

何盈呆呆地看着老人，她万万没有想到，子张居然把她的身份这么公然地捅了出来。他这样做，有什么好处？

刚一动念，她马上想道：好处可是大大的。贤者莫叶要真是被夏国宗师所杀，而且是众目睽睽之下。那她先前苦心替周国经营的大好局面，就会全部付

诸流水。

徐徐吐出一口气，何盈也慢吞吞地站了起来。随着她站起，围观的人不约而同地站了起来，他们的眼睛，紧紧地盯着何盈，脸上的表情兴奋无比。子张是天下闻名的大宗师，他说出的话，众人想也没有想过要怀疑。

就在这时，那络腮胡子的汉子叫道：“莫叶仙长，你是神人啊。快快用出你的神通脱身吧。你打败了夏军，我们都很崇敬你呢。”

他这么一喊，马上从者如云。众人纷纷叫道：“莫叶仙长，你可替我们出了一大口气呢。你一定要小心啊。”

“仙长，你不是用天火烧了五十万夏军吗？快用出天火来啊。”

“贤者，你快逃啊，再不逃，就来不及了。”

在众人的叫嚷声中，子张气定神闲，何盈脸带苦笑。好不容易等众人平静了一会儿，何盈冲众人团团一揖，朗声叫道：“多谢各位了。在下也想用出法术，也想使用天火的。”

在众人关切的目光中，她苦笑了一下，说：“可是，夏周之战，我杀戮过多，已被禁用了法术。现在的莫叶，只是一个普通的凡人啊。”

她这么一说，周围又是一阵唏嘘声响起。


何盈笑盈盈地转过头，看着子孙，朗声说：“得民心者得天下。子孙前辈，你看一下这些文国人的态度吧。要不是你们夏国强横霸道，他们用得着为我这么一个帮了周国的人叫好吗？”

她清朗的声音响亮无比，在酒楼间静静流淌。这时，酒楼的窗户口，大门口，都堵满了慕名而来的围观者。

看到这么多人，何盈心神一动：天不绝我啊。人这么多，我逃跑有望了。

见众人还沉浸在自己那句“得民心者得天下”的话中，何盈再接再厉，朗声说：“子张前辈，你看看这些人，这些活生生的生命。”她伸出手，一一指过那些热切地看着自己的众人，“他们有儿有女，有妻有母。他们需要什么，你们想过吗？你们没有想过。你们想的，只是一己的荣华富贵，一己的功名利禄。他们所需要的，只是一个太平的天下，一个可以让他们吃饱饭，可以让他们衣食无忧地与儿女一道嬉戏，可以让他们自由自在地做生意，而不用担心哪天征兵，哪天加税的太平天下。”

说到这时，众人已经热泪盈眶。何盈的声音中充满了激奋：“你们墨家



呢，不是口口声声说，要让众生平等，要让世上再无贵贱之分吗？可是你们的行为呢？你们辅助暴君，动则征战。对于真正有才华，有能力让天下百姓安居的贤才，却大行刺杀之道。这，就是你们墨家的兼爱？”

子张张着嘴，对着何盈清亮的双眼，不知为何，居然低下了头。他心想：是啊，这个莫叶有如此才华，我真要为了夏王的一己之私，把这不世出的人才给杀了吗？如果我夏国得他之助，岂不胜过得一国之城？

看到他终于有点意动，何盈泪水盈眶。她指着旁边的人，注满内力的声音清雅而充满激情：“你们从来没有想过他们，从来没有。你们为了一个小小的借口，为了一个女人，就派兵攻打周国。你们想过没有，周国的百姓何罪？他们为什么要承受别人的过错？他们为什么要为了别人的功名，别的人荣华富贵，而骨肉离散，血流成河？”

她话音一落，隐隐的哽咽声变成了哭声。哭声越来越大，旁观的上万人，几乎个个红着眼，热切激动地看着何盈。而看向子张的眼神中，无复一开始的崇敬畏惧，而是充满了愤怒。

看到这个情形，何盈大喜：大事可成，我只要再加一句，这个子张就算是天下第一，在百姓的海洋中，也讨不了好去。

她转过愤恨的眼神，涨红着脸，充满激情地举起手，正准备火上浇油。就在这时，子张开口了：“你走吧。”

何盈一愣，呆呆地看着他，高举的手也呆呆地伸在半空中，一动不动的。

子张看着她，说：“你走吧，我不会再杀你了。你还不能死。”说罢，他纵身一跃，跳上高高的屋檐，转眼间失去了踪影。

傻傻地看着子张消失的方向，何盈心想：这样就走了？我还有很多话没有来得及说呢。

这时，一个人大喊道：“贤者大人，你安全了。”声音一响，众人像洪水一样冲来，转眼间把何盈给淹没了。

人群的吵闹拥挤声中，夹着何盈的叫嚷：“啊啊，别这样，让我出去，让我出去。”声音越来越小，越来越无力。

夏国王宫。

“陛下，当时文国津城数万人听了他的话，无不为之泣泪。子张听完，当场表示再不杀他，便转身离开。陛下，此人不可不防啊。只凭他的口才，就可

以让子张这种固执不化的人连任务也不做了，当场离开，太可怕了。”

王称在王宫走来走去，转了一会儿，他脚步停下，转头看向这个属下：“是她。”

说话的人是一个长方脸的青年人，五官端正。他听到王这么莫名其妙地一说，不由愕然。

“一定是她了。也只有她，才经常说出这样莫名其妙又精妙之极的词来，才有这种口才。”

转过头，看着纱窗，王称淡淡地说：“传令下去，要宗师们取消对莫叶的追杀。”

“是，陛下。”那人恭敬地倒退出去。

王称看着黑沉沉的天空，喃喃地说：“何盈，你果然不凡。果然不凡。这次你帮助周国对付孤，是不是对孤恨意太深？”

他嘴角浮起一个笑容。与往日不同的是，这个笑容虽然浮起，他的脸上实无笑意，隐隐的，还看得出一点苦涩来。

“何盈，好你个何盈。来人啊。”

千辛万苦，终于逃出来了，何盈忍不住热泪盈眶。她摸了摸自己的脸，那上面被人抓出了五六条口子，因为大家对于莫叶仙人的易容之术十分好奇，所以她的脸，成为袭击的重点部位。


“可怜的我。”何盈嘀咕了一句，“我真是一个值得同情的孩子。要不是我这脸上的易容粉上得特别厚，我这脸，我这脸就叫他们给毁了啊。”

何盈现在所走的方向是郑国。何盈现在处于文国西部，从这里到郑国，少说也有一千里的路程。

何盈又想道：那个子张虽然说是不再追杀我了，但是其他的宗师呢？这些宗师神出鬼没，任我扮成什么样子，躲在哪里，他们都可以轻易地追到，实在是可怕之极。也不知道我这样忽然改道，对躲开他们的追踪有没有作用。她不知道夏王已经撤消了那个追杀令，这一路，走得是胆战心惊。

眼看太阳渐渐西沉，何盈苦笑道：看来，又要在野外过夜了。这些日子来，她在野外过夜的次数大大增多，虽然心底对这种生活还有点排斥，却不害怕了。

趁天还没有黑，何盈进入了一处小山，在其中挑选了一处草类甚少，有溪



水经过，也有大树的所在。略略把大树打理了一下，使得自己可以放心过夜，何盈便打了两只猎物，做起晚餐来。

她的戒指里面，有丰富的调味品。特别是这种日子风餐露宿的，在野外山林中，见到了不少好东西，她通通都放入戒指中。

把猎来的野狗去皮去内脏，架上锅子，何盈生起一把火煮了起来。

这时，北斗七星高高挂在树梢，半轮弯月升起，西边的太阳，还留有一点残红。晚风吹来，一阵阵凉得入骨。

何盈就着火堆一边暖身，一边煮着野狗。过了一会儿，一阵秋风吹来，让何盈打了一个寒战，她叹了一口气，喃喃自语道：“空气清新，景色优美，还有阵阵诱人的狗肉香，这么难得的空闲，为什么总是不得安宁呢？”

她的声音并不小，不一会儿，左边的树林中传出脚步声。何盈抬眼一看，见是一个花白胡子的半老头，便问：“不知阁下是哪一位宗师？”

这个半老头长得十分瘦削，一张脸上刻着深深的皱纹，看人的时候，用眼白的时候多。他翻着眼白，冷冷地看着何盈，说：“我不是宗师。”

何盈一听，不由大喜。喜过之后，她问：“你不是宗师？太好了。不对，你可以跟上我，一定有别的宗师级的高手相助吧？”

说到这里，她摸上自己的脸，得意地说：“我这手艺，很是不错的。你千万不要说是你自己追上我的，不然会让我很失望的。”

那人一步步向何盈走近，他的手放在肩膀上的剑把上。他冷哼一声，说：“少废话。莫叶，虽然大王取消了宗师追杀令，不过，像你这样的人是非除去不可的。我可不愿意因为大王的一时糊涂，而犯下不可弥补的大错。”

何盈正折下两根树枝伸向狗肉中，听这人一说，刚刚夹起的狗肉噗的一声，又落到了锅中。她愕然地看向那人，道：“夏王取消了追杀令？你是说，不会再有宗师级的高手要杀我了？”

说到这里，她一跃而起，“哗”的一声，随着她跃起的姿势，长剑入手。

看到那剑突如其来，来人的小眼睛眯了起来，脸上杀意更浓。

才把剑举起，何盈忽然道：“这样吧，我这狗肉也要熟了，不如我们一起吃了再打？”

见那人木着一张脸，一副不怎么同意的样子，何盈又说：“你想想，我们这一架，说不定要打上几个时辰，到了那里，狗肉也凉了，多没有意思？”

见他还是不同意的样子，她叹了一口气，说：“你吃过晚饭了？不可能，你要追踪我，肯定顾不上吃晚饭。大哥，别这么古板，先填饱肚子，好做一个饱死鬼。”

看到那人嘴唇动了动，何盈期待地看向他。那人冷冷地对着何盈，说：“人人都说你善辩，果不其然。小子，我可不吃你这套。”

何盈无奈地摇了摇头，伸手把火扑灭。她一边扑，一边自言自语道：“这么好吃的狗肉，真是可惜了。”

那人冷冷地看着她，一直放在肩膀上的手，慢慢地把剑抽出鞘。他的动作冷静而杀气腾腾。何盈却置之不理，她把火熄灭之后，还就着汤锅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一副垂涎欲滴的样子。

那人见何盈如此轻慢，不但没有恼怒，脸上的表情，反而凝重了几分。他眼睛一阴，喝道：“小子，今日送你归西，你可要记得我的名字了，我叫……”

才说到这里，何盈猛然左手一挥，打断了那人的后话。对上那人错愕的双眼，何盈嬉皮笑脸地说：“不用了，这阵子我听的名字太多了，你就算说了，我也记不得的。”

轻慢至此。那人双眼越发阴沉了，一张木然的脸，杀气腾腾。他紧紧地盯着何盈，整个人变得阴冷无比，如一条盯着猎物的毒蛇。

叹了一口气，何盈漫不经心地把放在一旁的长剑拿回手中。

就在长剑入手的一瞬间，那人轻喝一声，剑尖朝下。这个起手势一做出，一股杀气就向何盈直冲而来。

何盈这阵子见过三个宗师，对于那种无法反抗的威压是心有余悸。因此，这人一起手，便感觉到那远逊于宗师们的气势。

她把剑尖依样朝下一指，脸上的表情轻松自若，这发自内心深处的轻松，让来人大为恼怒。他怒喝一声：“小子，纳命来吧。”声音一转，剑尖指向何盈。随着这剑尖一指，一股狂风卷着落叶直向何盈扑来。何盈刷地一下，睁大双眼，她站着动也不动，任凭那落叶狂沙扑头扑脑打来。

落叶席卷而至，几乎是一转眼间，就把何盈严严实实盖上了。何盈动也不动，一双眼睛只是紧盯着那一线剑尖。此刻的她，重归于那种清冷无尘的境界中。

等候中，一点银光划过，那人的剑尖直刺向何盈的双眼。何盈脚步一错，